

新
疆
图
志



新疆圖志卷十

天章一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驛奚雖無恒業厥有部分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瓦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慮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寵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

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藩闖入此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俾遺種
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
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
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討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
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科卜多於是而準夷之
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安之如故額
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旣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木札爾暴殘
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
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
特台吉阿陸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

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
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
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於始熟經庚戌之艱者
咸懼蹈故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
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久
居若而人毋甯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無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
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
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
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
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
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
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
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

我二十五人無一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齊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一人籌事不過一年行兵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祐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虐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歟關求

市亦不禁呵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慎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
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夙沙革面煎鞏
披忱集泮飛鶴食覩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
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搗中堅如量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其心尤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
湧於磧蕪苗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睹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
拉台吉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漚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
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渝衆情衆情既渝來者日繼蠶
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
自逃倫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揮矛拍
馬大聲疾呼彼人旣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韁轡案角鹿埵
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攫鋒狽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凶

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衝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準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旣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
夷弗恭弗謹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
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
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文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

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觀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
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顧仇其下
惟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底底如苗斯蟲如虺斯蟄衆口嗷嗷視
爾噉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禦爾底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
泥止乃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
擄師行時雨王旅暉暉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休
烏魯木齊及五集寨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突厥事斧吭波
羅塔拉闢爾奇嶺險如關闥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
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以
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
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鬻恭

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
守毋相侵凌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
敬興黃敎福自天錫伊犁平叶矣勤貞珉叶矣於萬斯年矣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後勅銘伊犁碑文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殞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裁之不可殞也

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強食弱衆凌寡血人於
牙而蔑知悛易也云興黃敎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
人爲食人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
宰桑四國什墨廿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燭亂
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
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
悉也以其反復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不因
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祐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糧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彷彿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黎彝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悉堪溝壑已遽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諸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骨肉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其星昭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顙蜩螗謹課旣侮厥外宜安

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憒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
肯三道並發四甄齊攻曾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駛走無踪
爾雖無踪我追應窮滔滔汎汎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
域畏懷舉旗助力虧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既殲羣回永靖叶設
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
諸回爲準夷臣語今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黍
稷孳爾子孫在昔已巳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歲符理紀
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高宗純皇帝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踪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
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遁詢所及或据肅州新志所載
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爲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
乃回語蓋謂新而已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未關也况
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卽今黨河龍勒縣卽沙州衛今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竟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漠挹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境直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挹陽關之文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卽今開爾也再徙高昌故地卽今吐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卽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密之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敦煌縣境尤爲昭晰無疑矣夫古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串諸書卽原流未備然徒眩惑於志乘家之聚訟謬轄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里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僞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高宗純皇帝譜譯名義集正訛

歲辛卯爲

皇太后八旬大慶年欲敬書華嚴全部以祝

無量籌算因取宮藏明宣德間金書經闡之則稱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于闐之名見漢書卽今所正爲和闐而自古及今不易之回部也回部本自有回經不信佛教不宜有名僧譯佛經事命考譏譯名義集則所載略同心知其非而不能爲之說也問之章嘉國師乃知實叉難陀本梵僧之高行者以今同文韻統證之應爲施囉納低而直書之則爲施刹難低此實叉難陀所由訛尙不至大相逕庭施刹難低生於鄂囉答直書之則爲鄂等答

字不可得當作具人呼等音乃近之
乃天竺之西印度也唐時此僧自天竺至中國譯經實

見於梵經天竺番經西及漢經高生傳此鄂等答所由訛爲于闐而

其訛乃不啻魯魚亥豕矣於是霍然去疑而撫然恨法雲宋俗作翻
譯義名者

不悉心考究誤後世爲不淺也雖然彼以漢僧不深解梵語番語

梵音番音卽漢文亦非通今博古之大手筆也而勤索二紀乃成是編則其用力之苦亦有可尙向作萬泉莊記所謂賴有失實者存而得以考是非辨差訛未嘗無小補者未足深怪也既正其訛乃命司事者一依同文韻統所定書其名地至全集之似此錯謬者想復不少當付章嘉國師一一更正夫鄂等答訛爲于賓不過音韻之偶誤耳遂致疑天竺爲回部並有疑回部亦有佛教者展轉耳食愈幻愈遠豈特以失之毫釐而且謬以萬里吾更因之瞿然有戒於繸綺之悖矣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勸銘格登山碑文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叶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高之巖
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繼師行如流度伊犁川嶺有前導爲我具
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籍一昏冥曰擣其虛曰殲厥旅
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
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崙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研

賄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恆其言日殺寧育

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旣臣斯恩旣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高宗皇帝土爾扈特部紀畧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爲實君子弗爲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己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爲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爲土爾扈特部之紀畧亦亹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訟之詩載之紀皆以爲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畧弗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糜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爲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柵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

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歸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尙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爲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漢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爲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三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本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漠棚楚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袞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袞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

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爲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敎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畧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畧則紀其世系詳悉云爾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則賴昊蒼鶩睨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勳並集始終劖劖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

無何而阿陸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是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蛾肆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旣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羌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俄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概茲不複紀紀典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乃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

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又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州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曳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償轍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旅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卒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遙援以速

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塵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搗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端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返旆二酋惟絜其妻孥及舊僕近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駁甯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

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匱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輾轉輜輶每遇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繩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不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曾肖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成設以喚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圓彼貌回彼回不量怒臂

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狃始攻庫車憲轍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內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未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聞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飭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彼復微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擣大纛大膊如虎搏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憲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底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齋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戶逐染鈇溫禹鑿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甯稱慶亞歲迎祥

郊朝告成二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

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寰宇共喜古不羈靡今爲臣子疆闊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高宗純皇帝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概於懷者則不能無惑况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閼語言畔不相同風俗夐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

天主人欲有所繙搆撻代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

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

西陲一役自乙亥春兩路大兵進發所過逆降恭使建旗定伊犁撫屬都

及秋已告成事無
報往還錄之全乃告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

之憂有日矣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眩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海輪臺也曷以啟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凶應如蜩如螗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一

二隻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

阿哈爾撒納齊著異志乘我師既平準夷説爲四部大台吉未遠中
遠叛近而一時逆黨如伊犁巴碌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分北

路包沁等先後綱附
斷台肆掠道路爲梗
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間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訢

亟罷是役禡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是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逆者勦

內子在西師還旅討逆阿哈爾撒納齊去其黨並就勦追仍率復定

先是喀爾喀有青滾雜卜者獵狡僉

回之驛獵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

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

青滾雜卜本喀爾喀台吉恩封郡王從征密旨
介將等計成阿逆時青滾雜卜官滿其黨復旨

參贊大臣那木札爾執楚京師得正勦戮
阿逆既竄罪人始得喀爾喀衆以休以息然

彼時將帥之臣追逆於哈薩克爲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

役者皆習爲盜而憲軍詐者也見而輕之

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誘計援師而憲軍使
爾黨阿不善先機竟爾衆兵待獻坐失事會

既罷役而相率爲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爲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闕

展兆惠戰出於濟哈朗之所因也

厄魯特宰桑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輕將帥所爲思過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闢底爲逆莽爾里克厄魯特呢噶

等設計遣散院馬倉卒被害爾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職得出城勢復戰

碩儒曰吁是益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

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遁遇我師倉皇而遁去蓋至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

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懷中朝威脅率衆來歸請以擒賊自効逆勢益篤僅以殘喙投俄羅斯勢甚違侍郎三

秦職官以聞貳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鴞不可以雞鳴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目殘賊爲奸是惟剪刈之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爲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回酋與我抗衡皆此沙拉斯嗎曉斯二鄂拓之所構禍也

丁丑春復

命將軍成袞札布參贊舒烏德等由朱爾都司路進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木坐齊而成袞札布等遇克特勒烏齊特沙拉斯嗎曉斯等那拓克曾撫降其衆不叛其馬駛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追剿沙拉斯嗎曉斯二鄂拓克城人龍特軍門劄自稱已就降撫並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哈和卓竟以墮計指揮

至庫車之稽勘實債輶干逍遙更將申

律旗鼓一新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

先是大和卓木既還故部阿逆之叛小和卓木偶恩助惡及與師同罪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

來投身亞入城自投羅網雅哈爾善城失機遺致營避退忠

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

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

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

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誓定之功焉

戊寅冬將軍兆蕙直瀋萊陽差遣道
卯夏自懷六師徵進薦輜輶遣入拔達克山界尋以追兵屢墮其汗旗沙閉風飄化殺賊兩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

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爲不強周一萬餘

里不爲不廣五年成功不爲不速前歌後舞不爲不祥子徒見始

事之秋巽悞畏葸者之謄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

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蕩滌非雷霆則四時涇鬱之氣不

鬯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讐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

詰戎揚烈益當踵於重熙累治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懵懵

乎達瓦齊獻俘後赦不誅且優賜玉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

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爲敵國豈不粵我君哉碩儒曰豈

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懼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

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甯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念於顯者微或可概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給決機不審遲疑摘埴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夫虎臣熊士折衝宣力馬起囊足姚期攝幘渴賞損軀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沉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築量何異葦若之鵠鳩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卷如舉炎火而燄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爲是無稽之說哉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鬪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權懷音非納叛

臣獎蹙侵逼欲集其勦

阿達初降時備陳城中情形請兵甚力即准誠突厥

突厥在伊犁時在密敕周防先示

親戚

時命固會猶色布齊已解珠爾與阿達解數納所行密令察
其勤定難非利存道遠而逆旅狡猾故智未算不在意計中也

操刀必割所戒遂巡

阿達既以未厭

常居不衣馬服及用私律行軍數隊頭保不追擊敕將軍班第
賈耶谷安相機法勦而因循寡弱阿達得以入歸爲詞乘隙生變

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

未興大軍

誠又以爲率人之置不知第安北肅濟那木扎爾年幼督署此一隙也察嘛達
則札噶林又一隙也達瓦齊復算林之又一隙也彼時曾未與兵詳見西師詩

加征增算何曾

於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預免庚
辰兩部永靖並及其鄰哈薩布露梟瞞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
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菽麥未辦安足知我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

未爲得也

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粵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
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歲事僅

以五載使畏難而中輒未必不受禍而致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

昊蒼方將矜矜懦懦凜凜皇皇限越是懼奚暇計夫一二子之短長也哉

高宗純皇帝實勝寺後記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今賴昊天垂佑

宗社篤祐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罰必奉

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複綴茲記者寺左近建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

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瑞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旗靡鼓餒處得銳健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不如我滿州世僕其必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爲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爲之哉自己已設此營而辛巳卽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敬繩

祖武不揚國威瞿瞿懦懦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重勦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急迫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高宗純皇帝西域地名考證叙概

禹貢稱析支之敘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誌經書莫

詳詳西域實權與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特略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記出於傳聞夫魯魚亥豕以華言尙不能無訛而况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獨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蕃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輁之悉正千古記載之外實惟此時漢唐以前無論卽如朔漠方畧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國王阿卜都里什持者來降稱其地爲葉爾欽哈斯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來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爲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住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爲葉爾差喀什噶爾蓋回語謂地爲葉爾寬爲差謂各色爲喀什謂磚房爲噶爾合而言之則葉爾差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磚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來其名其

義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隕不通音問遂至屢易文而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茲爲方畧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毫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敍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證之名爲指南云爾

高宗純皇帝準噶爾全部紀略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豕亥其堪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畧纂敍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持竄歸俄

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爲瓦刺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史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強臣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靼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三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爲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爲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旣殺兄僧格子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爲七努庫爾者漢語謂友蓋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七死云及噶爾丹爲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並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

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
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
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凌敦
多卜之孫於策妄爲再從姪孫其小策凌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
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
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
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
卽顧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麥丹一名索爾札丹袞由唐古忒
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爲妻後策妄阿
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即學此是也以兩釜夾丹袞身烙死遂
令大策凌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並虜伊子索爾札
我

聖祖仁皇帝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驅唐古忒地並發大兵
進剿於是大策凌敦多卜攜索爾札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追雍

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復與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札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和碩齊爲妻其在丹袞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爲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丹袞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恐索爾札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布藏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爲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布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羅布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後羅布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丹津被拘羅布藏車凌恐亦被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

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布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中途聞進
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業經被繫之囚故不斬錮而且欲以爲奇
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年幼其姊鄂
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
札爾年幼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
立爲扣肯汗扣肯汗者女入掌國事也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
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爲益無忌憚鄂蘭巴雅之夫薩音伯勒克
逐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札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
喇嘛達爾札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
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爲汗後被喇嘛達爾札知覺遂
殺策旺達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慾忠達瓦齊云喇嘛達爾
札既將與爾同讐之達什達瓦小弟之後之子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
爾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
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

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札立達瓦齊爲汗其次卽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納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旣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爾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爲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勦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壁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昂吉爲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托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喀拉心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額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

戶爲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
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
共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
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
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
克卓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
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
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噶爾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
爲一鄂拓克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嗎曉斯有
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圖
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烏拉特有一宰桑人三千
戶爲一鄂拓克阿爾闡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札哈
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爲一鄂拓克奇
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

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齊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明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孫集賽善技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有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渾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

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圖克阿陸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繆細如右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哉

高宗純皇帝鐵章記

鐵章一錯以金方得寸有十分寸之五博得十分寸之二柄以木方如之博得十分寸之五稍豐其上刻若井藻又橢以窮刻若華

表柱之首其長二寸通章之博高一寸有十分寸之七萬上穿好
綬約之綬之窮爲繡錦囊覆垂章上不可離藏以繫鑿其文曰厄
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之章華語所謂寶權大慶王也蓋自策
妄阿拉布坦時乞自達賴喇嘛用梵書刻印錫予以準噶爾傳世
之器今年夏既平準夷遂獲此章譯致典屬予旣訝鐵錠君長亦
有世守法物也又憫達瓦齊不得辭毀壞之愆若夫戒盈知懼固
不在區區抑埴之物矣作鐵章記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勅銘伊西庫爾淖爾碑文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
而終逸壯者之所劭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
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
予亦有所深懲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劫効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
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貺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勳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厥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城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逃駿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直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憄憄踉踉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駁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擾重輜而獻兕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嚴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羌之碑辭不復綴也特記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高宗純皇帝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裸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服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圉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豈其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要領令侍讀圖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迂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中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

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敎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
部投中國與黃敎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由額濟勒
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
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歸來之
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
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
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戊寅四月偕厄魯特撤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逆
稱欲投誠請釋其弟塔喀祿許而疑其詐欲先擒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說稱欲入疆且攜弟至唐
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彼授我兵威不敢動移易親佐撫諭之時喀祿信其言從敵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橐鞬俄頃變
作序喀祿遂害和碩齊即降尋擒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
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楞
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旣背棄而
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
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旣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汎設偵
籌諸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觀

者由驛而來朕卽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晏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茲凡屬蒙古之族無不聞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懾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神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俄羅斯叛臣慮啟邊釁蓋舍楞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旣至近界歐之使去彼不刦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壁堅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

壁不易堅而野亦不易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况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粟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

士肅殿特恩給坡頓涼饅頭不

能自存因命舒繩等分增邊地安置仍購連牛羊糧食以資養餉當派士
安委處糧鹽得利奉並收其久據資生之計今皆全活安居咸獲新安茲不
勞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新疆圖志卷十一

天章二

高宗純皇帝恭奉

皇太后啟蹕避暑山莊之作

草

溯源鑄發祥之地靈萃萬年憶椒鄉躬薦之秋暑周一紀載瞻

祖烈祇謁

丹丘爰諭日至之上旬適度天中之令節敬扶

安輦暫駐山莊時則準噶爾部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率衆來歸
迎鑾肆覲用卽卷阿之勝境錫茲湛露之鴻儀迨夫候屆金雞
迺復時巡東國禮因事舉詩以日增啟蹕初程命篇伊始

追遠柔遐慶典覃天中卜吉啟行蹕東巡五載茲惟倍

前以乾隆癸亥至是歲
京師二十年餘矣

西極四夷彼刺

準噶爾四部曰準噶爾曰喀爾喀等則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額爾齊斯等則都爾伯特部也

計里方欣日正永清慶喜

值雨霑甘山莊避暑令年信

家法欽承敢卽就

高宗純皇帝懷柔縣

此役是懷柔

七月自避暑山莊濟程往吉林塞外候至行道爲宜早至旬月者以其實新歸誠之都爾伯特台吉等彼皆未出痘故不可令至京也

因之度古州山川

綠似繡禾黍綠如油絃誦牛刀試布韋鴻漸求前朝烽堠在何事

守徒修

高宗純皇帝山莊燈詞八首

傍晚山雲靜碧空芳園萬樹幕當中鍊錦君長新來享應許觀燈
示大同

火樹騰輝映綠雲鳳簫聲應鹿鳴聞御園節景年年賞誰識山中
遍出羣

巖風入夕覺輕寒五月煙花快意看更向幔城舉首望錦峯早挂
玉輪圓

玉蛾火蕊勢飄蕭借助林巒落翠標今歲不惟逢閏月都稱閏得

上元宵

玉塞天闊不礙月雲莊夜靜恰宜燈法輪輝朗空王現膜拜殊勝
碧眼僧

何必夏惟方夜短果然燈與月爲緣黃沙青海胥來賀湛露薰風
普預筵

龍膏鶴燄光明藏翠柏青楓澹蕩宵嘉客欣看千帳會詞臣漫詡
九瀛朝

倒枕吞刀百戲陳昇平歌裏踏燈輪重茵列坐歡情洽底用通言
藉舌人

卽事

宵衣報到軍書來遠人歸服萬帳偕安之榮之滿彼懷更籌游牧
俾宇恢次第指揮疇咨妥中樞草諭詎待坐平原獵騎已久延草
淺兎肥試駁娑須臾馳呈諭草看據鞍筆削寧辭瑣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却又可

冬至次日啟蹕再幸避暑山莊卽事言懷

粵惟今夏序屆天中當西渠來觀之辰適東國時巡之會爰臨
仙館慰彼瞻依廣錫崇封沛予膏澤繼而西藩部長歸誠而均

顧來同

時節特台古阿薩爾撒納等均奉其屬欽附

時乃豐邑

祖陵展謁而方勤遠駕念彼生於邊塞入都則痘症足虞因而再幸山莊頒賚而燕衍斯溥次惟三宿期匝一旬良由典重郊禋居一陽之來復更以節逢

慈慶祝萬壽之無疆茲惟時哉不遑暇處無非事者用示懷柔長句述情新篇紀事

夙識義經不省方利鷺却事幸山莊惟欽昨始禋
穹昊必告朝還謁

壽康澤逮新歸盡鳬藻勞因屢駕屢龍驥懷柔要豈耽遊豫戎索
方籌永奠疆

恭謁景

陵敬成長句

有序

皇祖陟遐於今三十餘載每謁

景陵追溯

音容不勝感痛今歲適有西師之役蓋準夷自

皇祖時恃其險遠鴟張絕漠比遭篡奪部衆分奔內屬者樞至
踵接因命帥師徂定仰藉

鴻麻敬成

夙志祗申默禱紀以長言

比歲來瞻匪事頻吾哀有願此虔申

音容日遠仍如昔松柏雲森又報春伊古

一人信巍蕩大清師九寓盡臣民西師欲贏

當年志還冀

鴻麻奠漠垠

恭謁

泰陵尊

準噶爾自

皇祖時策妄阿拉布坦恃遠跳梁卽已命將致討我

皇考然繼

前志議以兩路進勦適值噶爾丹策凌方肆鴟張未及翦蕩旋

卽罷師踐祚以來亦惟置之度外羈縻而已比者達瓦齊篡奪
頻仍諸部瓦解名王部落接踵內屬機不可失義有必伸爰命
大臣統新附之衆益以八旗良騎分路致討冀以仰成

皇考未竟之緒祇謁

山陵祈垂

默佑云

橋山儀樹鬱葱然憑几悲深忽廿年承昔懷柔綏月
築遠今歸順接祁連乘時欲事日中贊命將因寧漠外邊先志竟成何敢必尙
希景佑奏功遄

屢聞西師所指降歸者衆七字成詩一篇示志

敉甯西極用偏軍

天與人歸敬受欣每至夜分遙檄問所希日繼喜音聞有征已是

無交戰率附常稱不變芸

噶爾藏多爾濟等率屬來歸余云大兵過

籌畫

兩朝光烈在覲揚惟謹敢云云

平定準噶爾告祭

太廟述事

告成獨

祀異嘗蒸

太室薰風瑞靄凝梗化昔延六十載

準噶爾自策妄阿拉布坦於達賴張麻桂等謀叛賴仍達汗者六十餘年矣

懷恩

今挈百千朋伊犁遼阻奚堪恃

列祖威靈寔式憑久計永安方厪念敢因歲事妄競競

平定準噶爾功成恭上

皇太后徽號御殿受賀詩以言志

從來西北不庭方戲亂聊攜數月糧何必先驅張撻伐早知載道
迎壺漿遐荒底定千秋宴

徽號欣承愛日慶豈不慰思寧卽慰訓垂文子懼方長

六月十八日午門受俘

雷霆申宿令

是夜大雨雨
曉即晴霽

閭閻受新俘詎乃恩全削

巴胡孟克忒木爾去午隨都所伯特
額王第凌等歸化者至六月間二人

舊奸瞿

謂丹津
伊犁彼即請降以享既久教而弗誅

白練陳班末雙頑肆市衡

謂巴明云
克武本無

快情

舊奸瞿

謂丹津

白練陳班末雙頑肆市衡

謂巴明云
克武本無

宥命

天意順大禮衆情愉益切欽心鏡永懷鞏帝圖

恭奉 皇太后幸塞外啟程之作

有序

西戎底定素節方臨將宴凱旋之師亦賜新歸以爵載塗者有
需時日乘暇而先舉獵蒐觀謁便以木蘭燕衍仍於山館匪效
上林之爲周陸繁重爰示我朝之度振古如斯用志言懷無非
事者

鴻日金風發蹕旌武成禮樂恢輿情分茅有待均頒惠橐矢方將
大會盟萬里伊犁朝北極三秋多稼閱西成安與可識增欣豫福
壽駢臻算介瀛

駐蹕避暑山莊作

中外而今果一家止戈奉朔邁流沙兩鄰先是曾施惠

去歲都爾伯特台吉
第凌等來歸以五月

著於山莊比鄰特台吉阿睦爾撒
額敏德至十一月再至山莊賜宴

大賚茲番永定遐雲館桂芳秋正半山莊黍熟

歲云嘉勤民繼

武願俱恢惟日孜孜敬益加

熱河啟蹕幸木蘭作

數日山莊慶典循木蘭時屆鹿牲牲

白雲後鹿始出聲而鶴人效其聲可呼而至國語曰木蘭今即爲圍場之通稱矣

候一千騎

蒙古備國例以一千二百舉成數云

村落都看三百圍向北添衣涼益峭自西驅

牘喜猶頻

新降米台吉菴至哈薩克近亦有達使歸化之信

今年秋獨增嘉話曰有條支執豹人

唐宋樂有令為侍衛

役供者

萬樹園燈詞

舉首錘峯月正圓蓮花萬樹爛輝鮮乍教秋夕成春夕共道今年勝去年

饒得鈞耆昔受盟賜觀燈事沐光榮綽羅斯氏彼中貴共拜新恩奉大清

底須節物玉梁糕菊酒纔過興尙豪四面雲山絕頂處勝他元宵共登高

黃幕穹廬向邊開燈光月色共徘徊紫霞滿酌親分賜毳服儒冠雜遠來

內外蒙古汗王台吉以次召至御前頭領內廷御臣亦得與用

烟火三番萬樹園

去歲夏某都督伯特多莫庫特和碩特今始合四部衛拉特而封以汗王各爵

銀花高下玉蛾繁今宵未

弛金吾禁

自九月十三日至十五凡三夕

都道居然度上元

玩膏鶴餞千重鬱鷄踏龍銜萬種奇最愛鹿鳴青嶂外分明鼓瑟

譜周詩

照夜華燈陳雁塞借春碧海載鰲山彩箋書得新詞就廣韻遠催侍從班

九月龍堆了不寒金鳧銀燕萬枝攢恩膏永欲遐方被宴賞尋尋一己歡

定北將軍班第遣人解達瓦齊至御午門受俘

鴛瓦續紛積瑞銀受俘軍禮舉重新

个夏達臣巴胡曾御門受俘

丹墀羣辟齊肩侍白組名王繫頸陳

天德好生還貸死

達瓦齊雖處亂華時刑部實未敢犯我戎索故特立其死獄令曲緊都中

海濱多蹇又逢屯

早噶爾部道年累邊兵要今併致達瓦齊

意謂自今略定不違阿桂請撤銷負恩酒逃雖不日成擒而目下窮夷不免沙蟲之嘆

刑曹憲典聊遲待

例廢兵部奏請佯因後付刑部行刑以教達瓦齊死故祇令付理藩院發遣

指

日歐刀剝叛臣

冬夜懷軍前十四韻

有聲

今年夏五月大兵定伊犁獲達瓦齊盡撫準噶爾之衆振旅策勳燕諸台吉於避暑山莊阿睦爾撒納遷延途次潛遣人給取其孥約日驅去朕預有旨命駐烏里雅蘇臺大臣防備阿睦爾撒納計不行乃獨身竄煽其黨斷軍臺思乘間擾諸部爰命西北兩路兵進剿諸部響應雖叛人可計日就擒而屆此嚴冬勞我師旅中宵屢念惄焉不能安寢撫事抒懷以遺永夕

千軍踰塞上五月定伊犁盡撫準噶爾平生存達瓦齊成功實太速居盛戒無倪天道滿招損人情利致迷樊崇降頓悔嘆拜志全攜狼子心終野鷹雛飽不棲傷心緣失楚

伊犁既定阿睦爾撒納說得爲總台吉朕以此人必不可使獨據準噶爾因分封四衛拉特爲

西汗故遷嫩畏已連氏

阿睦爾撒納初叛在沁等三小部領屬提爲所據

諸部稔知叛人反覆多詐當必不爲所容王師因示討義問豈應稽念彼荷戈者仍吟

擊鼓兮雪山經岨峿鐵甲臥寒淒爲此心常惻甯能樂獨龍馳書憐驛馬問夜達晨雞露布重殷仁永清綏狄鞮

西汗故遷嫩

阿睦爾撒納初叛在沁等三小部領屬提爲所據

諸部稔知叛人反覆多詐當必不爲所容王師因示討義問豈應稽念彼荷戈者仍吟

阿睦爾撒納初叛在沁等三小部領屬提爲所據

新正小宴外藩

一家中外逮渠搜三節從來禮數優朶朶雲成瑞字灑灑露
泛春蕪肆筵每先去聲上元節列席教陪歸義侯

達瓦齊加恩封以王爵凡宴會皆令酒之

行慶底

知心喜處卽看積玉滿峯頭

春園節物始妍和綵服華茵嘉客多桂核蘭湘方授几花雲蘿樹
未分科毋俾底藉賓筵什易解教翻牧馬歌

樂部笳吹樂章中有牧馬歌蒙古曲也是日奏之

遠使堪

嘉知悔過也令預宴沐恩波

伊犁台吉宰桑等悔罪請擒賊自服遣使諭誠是日使臣適至亦令入宴

頻聞

頻聞西師信脅從勦撫多

阿巴噶斯諸部脅從者勦其渠魁而撫其餘衆所收人畜甚夥

渠魁就獲否遲待因如

何華燈縱酬節萬里懷枕戈情知天助順衆憤惟么麼塗炭其鄂

拓黎猶其綽羅

阿薩爾撒納素保拉因多達瓦齊戰勝多爾濟遠知

爲衆所共憤計無復之乃不得已半所屬來歸幸賴恩遇

飢鷹忽來投恩顧曾

無過封狼終竄去曾匪嚴辭訶本意攘四部事逆理則那恃計計

今窮實賴三窟竊獨厪王臣勞浹歲契闊歌更念歸化人游牧廢

寢訛忙俟紅旗遞集塞馳明駕

驛皆以駕

雪嶺兵氣消瀚海春風和

二月十三日啟程躬祭

闕里適以是日逆賊阿睦爾撒納就擒捷音至理宜躬詣
祖陵叩謝因以路便命改程先謁

泰陵俟曲阜迴蹕敬當往謁

孝陵

景陵七字成詩一心誌慶

撫定伊犁功慶成告功

闕重此涓程胡爲背德圖專地卒致生擒遞捷旌數日紓途近申
謝

二陵遙望廻懸城

祖功

宗德叨鴻佑益切冰淵戒滿盈

鷺性安能飽竟飄遠夷亦自識綱常

時將軍策楞帥師深入諸部爲阿睦爾撒納燒燬者甚篤
從逆之非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率庫本諾音台吉
諸爾布等協力致討賊乃就獲

虛傳二窟藏身讒實許千廬悔罪良肯使游魂潛釜底甯

同飛鳥歎弓藏

上年略定伊犁阿薩爾撒哈爾將軍功成滿員甚勞方召赴山莊賜宴而逆威反覆性成潛萌爲四部總台吉之志所圖不遂乃中道策去督其黨爲亂卒底於獄

欽承

天貺慰還懼魚海龍堆日月光

黃新莊行宮疊去歲韻

去歲命貞師邀麻敬謁

陵功成信云速而何乖變生討叛重致誅虎旅蹠王庭鼓勇合衆力露布傳紅旌瀚海銷兵氣天弧靖狼星蒙佑申素悃吾寧漫啟程

恭謁 泰陵

載戢干戈弓矢橐春風露布捷旗高徂求遂得元兇繫耆定端惟聖澤叨保大今猶籌撫恤詰戎昔尙憶勤勞歲功成

志遑云幸戒滿持盈勵自操

涿鹿行疊去歲韻

采眊重臨回字城獻功將爲在泮行去年過此師方出尙憶興寄軒轅明鶻翩其集鷹亦飽狡焉颺去自云好由來

天道本禍淫險遠安能恃奸巧檣車槧致應自尤曠顏猶詡懷恩

稠

阿睦爾撒納拔後猶上奏乞爲四部總台古署所
尚稱定邊左副將軍職親王奏中多受恩賜我語

露布正到啟程際叩

陵途爲三日留天涯盡處銷兵氣干戈包以虎皮收千村耕牧本

無事行因釋奠文教修

南苑行宮疊舊作韻

有小序

孔林告祭禮成旋蹕展謁

孝陵

景陵由趙北口取道而東經臨南苑遷次逾宿循覽舊題感時觸
緒輒用原韻用述近懷

離宮信宿重關情繩几芸編觸目清詚料鹿蠡仍計詐尙教韻利

待擒生

起號曰西路軍驚馳報擒獲阿睦爾撒納露布蓋據以告者乃
逆賊援師之計也已而策楞等知其爲詐督兵速進剝期往捕

初阿睦爾撒納

驅除已奏伊犁定

兵至乃遁去喇嘛人衆來迎策楞等往以二月二十四日收撫其地

旋轉終歸絕域平

謨烈在天祈默佑

橋山東望蔚雲橫

恭謁 孝陵

風雲環衛是先天松柏陰森近百年一脉精神孰知遠萬方基構
况承前玉衣石馬驚霜露瑞嶺祥峯切顯煙耆定遐荒藉

鴻佑持盈思永益乾乾

恭謁 景陵

三征我武輯寧夷一面姑寬順應時奠遠庶因愉

素志告成敢以達衷私

音容三十四年隔

德澤千百萬穠垂不數斯來緣有事不疏每到迺含悲

御園卽事

山亭水榭報清和踰月流光迅若何樹試綠陰方張王二字去聲花留紅

意亦婆娑亡魂縱是逃猶狃獲醜惟應待落那

那城阿薩爾撒勒直入哈麻克界計當拂曉以戰落那即大宛今哈麻克

也識事難期盡善洗兵志在挽天河

去歲平定伊犁而阿薩爾撒勒中道拂曉感伊犁
宰桑喇嘛等亦有附彼為餉者已而未允修過欲撫

彼贍罪又以未志不齊竟脣漢今我軍既至伊犁大局已定
特以窮極遊魂未即致伴而大兵又不可遽撤爲可憲耳

免甘肃省諸郡正供詩以紀事

有序

上年平定伊犁西北兩路軍需採購輸輓率資之甘涼肅諸郡
邑邊氓誠悃服勤有足嘉者用免本年應徵正供以恤勞勸
西北屬有事用兵非得已然非剪勁敵討逆執醜耳特以道路遙
兼之乏任使

伊犁用兵在朕左右費甚遠等者備大學士傅恒一人關外之寄前後所用往往過於
冀懦昧於機宜而屢致愆事殊爲憤懣朕於始事即爲之籌畫審慎不欲辦理者於此

遂致彼

遊魂猶然延釜底屈指初卜征遠今復伊犁計一年餘數月士卒
亦勞止士卒用新附及八旗子弟芻餉皆採購輸輓計價與計豈
如新安吏點兵括鄉里猶念購與輓究資民力矣邊郡風樸淳服
勤誠足美用免惟正供休息自今始仁待獻逆俘歸馬中外喜

嘲劉統勳

劉統勳以協理總督轉運軍儲駐巴里坤逆賊阿睦爾撒納之
叛煽阿巴噶斯哈丹等擾我臺站將軍永常聞風惶懼自木壘
退師巴里坤劉統勳輕信不察率議棄地退保哈密審爾則何
以不數月間大軍旋收伊犁逆賊亦何至窮蹙遠竄耶朕燭照

其謬慮搖軍心命褫職治罪今舊疆蕩定逆賊指日就縛念劉統勳一書生也軍旅非所嫻且非所職設令模稜者處此轉以誠默自全而奮發吐露尙知急於公事是其識雖乖而心可諒爰畀以原官并拈此嘲之

集賽伊犁歷一過珠崖請棄竟如何我非勤遠惟觀火卿誤養奸作止戈究勝寒蟬原所諒堪稱老馬可無訛掣牛即駱蛇也騎進陽關矣只恨難爲叩角歌

逆賊阿睦爾撒納奔竄哈薩克我師深入追捕雖屢戰勝而賊踪益遠因念絕域曠時不欲久勞師旅宣諭撤兵詩以述意

窮寇且莫追天邊命返師一月既三捷

定西將軍達爾鼐阿等殺賊於雅爾拉罕巴巴罕都
拜大敗遁去阿睦爾撒納易服而逃又定邊左副將

軍哈達哈等殺城於毫哈薩拉克山阿布費大敗走南路將軍達爾鼐先是已降識旨命其撤師故從之

黜武寧爾爲伊犁新奠定四

部待休滋脫兔丹津似

會看時

青梅羅布藏丹津直入準噶爾者三十
餘載上年平定伊犁獲之獻俘闕下十

出師

出師在何所仍在西北荒渠魁既未獲醜逆因跳梁留處軍原寡
計月輸餕糧協力剪渠羽中路乃乖張反戈忽內向百騎曾奚當
噶爾藏多署濟銀將軍以巴雅爾捨撫人畜請發兵協力共勦兆惠因遣將軍和起調札納噶爾卜等諸部落協擒巴雅爾而札納噶爾卜哈薩克錫拉等中和起所率兵僅百餘人以衆寡不敢遇害
犯臺奪軍食

遂致大獄猖迴思去年來饑賑亂與康誰知煦嫗恩不足懷豺狼
我直彼則曲六師宜張皇以正討凶亂言順氣倍強勁卒簡子弟
召募非編氓叶儲胥發帑項賦役非加常其間或雇賃仍令計價
償究不無勞民寬賦頒十行內安外易攘逆靖順受慶丙夜籌軍
機九微人燭光宴樂弗耽盤礴臺期久長出師非不得已永言示大
方

新正小宴外藩

南巡將啟駕西苑預開筵節景迎元夜恩波例往年情聯新舊客
春在鳳凰絃章獻彬儀度誰云裘是氈

叛孽適俘至儻前細鞫情

青凌羅卜本和托灰特貝勒世受恩賜去歲北路從征中道叛歸布謗言欲
煽動喀爾喀朕命親王成袞扎布等討擒是日淨至即於宴次鞠其罪狀以

示諸外藩明與參乘之之義
設如不跋扈一例被恩榮極典伊誰取圍觀衆莫驚各其

勤職守彰俾有權衡

降旨免甘省本年額賦並積欠詩以誌事

西陲兵未罷戡亂非不得已儲胥發官帑詎肯征閭里究之出諸民
豈如無事美去年縱蠲賦今復新正矣地瘠民貧良施恩宜在此
正供與全豁寬心勤未耜積欠免歷年奚用愁留抵靖外先安內
化日春風裏

涿鹿行再疊舊韻

影燈喜爆鬧郡城民風豐歉覘經行行宮晚景正清絕壁詩歲月
標分明西征士騰馬亦飽機緣天湊時誠好其如審勢之人爲西師
仰蒙天佑可剗日窮清而統兵諸臣各分彼此致失機宜狼子野心殊詭巧降蕃變亂因畏尤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皆因受恩屬志自知罪狀暴
著懼罹誅討遂決計叛亂反而不顧恩遇燭聲罪致討重整旅肯使脩德殘生留七
擒南人不復反三年克之鬼方收身此南巡心西海宵衣甯憚軍

書修

紅杏園再疊前韻

練日巡江國乘春發鳳輦昨歲告武成憶曾於斯館豈知馳捷旌

詭計事後顯

去歲以伊犁成定親告
孔林起學時俄阿睦爾撒納之叛適至問數日乃知叛賊班

言以備衆志統軍者不審其謀遂聽噶布久之屢失據宜迄未擒賊因正軍師之罪云

三軍賴

司命一籌何莫展選將更整旅問罪王師遣

親王成袞扎布爲定邊將軍以今春統索倫察哈爾等兵進討諸逆

仁待奏膚功勘亂靖鄯善

詣

闕里瞻拜

去歲躬親奠

素王迴程重謁

廟堂皇誰知獻馘翻成僞

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犁親告
闕里啓澤時適得擒獲阿

遂致餘氛

更橫殃

逆賊既未就獲竄竚哈薩克其餘孽呢
噶等復與噶爾藏多爾濟糾結爲亂

豈礙告成斯定期曰惟聲罪不庭方

祖功

聖德胥垂佑在泮行歌載戢章

五更

五更軍書至云速六百里宵衣急披閱乃知捷報喜呢嗎已俘獲並繫其妻子去歲重猖獗禍魁實曰此札納噶爾布倡和如魚水

執魁訊厥踪云亦就拘矣乃因彼中亂操戈同室裏達瓦及渾齊

二台縛獻贖罪已

呢噶與噶納噶爾卜同謀戕殺噶爾藏多爾濟而札納噶爾卜旋爲阿睦爾撒納所
獲頭爲執魁噶納之則札納噶爾卜又爲台吉達瓦渾齊所釋以出境尙未來獻

先是

北軍早擒巴雅爾亂首大半殲所餘惟二耳哈薩克錫拉組頸期

可指阿睦爾撒納喙息尙逃死斯實魍魎渠亦失三窟恃

阿薩爾撒納竝入哈薩克錫拉組

哈薩克汗阿布實遣使稱臣約擒逆賊以獻仁待白練率絕域兵革弭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有序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召南以七律
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己巳孟夏

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事頃秋

猶迴蹕九月二十有三日問

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的適哈
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之

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廁千官末

將以廿六日進宮觀
朝亦命哈薩克使臣

入班駐苑聊乘數日間問寢敬趨慈壽閣亮功駁對驚鵠班疇咨已

罷餘清暇較射令觀駢角彎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

阿睦爾撒納爲官兵追急復投哈薩克阿布賀留之欲擒以獻而爲阿睦爾撒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

愧

我猶然失前箸示伊空自擅穿楊銷兵惟屢肆時夏懷遠因教觀

國光和議羅又素應守

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後此不食通逃今逆賊已入彼想彼定當轉送闕下也

待期縛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嵩慙稱飢溺已躬同吁宵惟亟籌衣食支詘何能

適矢弓荒服却因至鶴鷺羽林况復侍熙熙聯情示度聊親御連

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蕪一躰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矯畫檝衝開
碧水天菊放怡疑金布地稻收喜看德遺田陪臣攜賞非驕富
史傳將自此年

冬日視朝

百寮劍佩集明廷班末陪臣贊謁聆

是日哈薩克便臣行禮

黃道星辰聯畢鼎小

陽候節覩元冥東鶴西鷸誰分域

琉球使臣適亦隨班叩頭

北極南荒一大寧遠服

邇安心敢肆敬

天勤政

訓聰聽

西陲

西陲方蕩定卒未得休師勤遠非初意三年乃逮茲設能先執領安用屢移碁事順乏人幹乏人責在誰

西陲用兵非本意具見前記幸成大功斷無中棄之理使任事者智勇兼備早誅一阿睦爾撒納則衆叛惕息必不敢再生事而諸臣屢失事機以致羣擊反覆逆酋遠竄勞我師徒於今三年矣準噶爾素稱雄長諸部哈薩克從來未通中國今伊犁既已平定哈薩克汗阿布賽亦不煩招徠傾心內響孰非

上蒼之默佑耶然伊犁耕牧善後與夫一二遺孽尙待勦靖一時不能罷師雖不似古者役民之爲而曉夜運籌自覺勞心亦事之不得已也若夫濟事無人則惟深感愧耳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事

有序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執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起邊釁然俄羅斯以逆賊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卽縛送此更不可不力索矣因命典屬嚴辭疊促茲以逆賊患痘身斃俄羅斯遂傳送其屍修辭遣使以祈永睦蓋有大圖則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既亡則毋寧遵舊盟此事理之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俘獻矣從此俄羅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攜貳自消而爲庸懦姑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茲事蹟畧志顛末既以抒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不足與語詰戎固圉之道也

聯豫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叉和約固獻來萬里逆屍殮功如彭寵遼東豕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不可謂無功而伊犁既平遂懷撫貳然使任事者能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傾事三年之久也心是溫禹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皇

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寧敕事先初命阿睦爾撒納爲將軍時恐其有反心密敕固倫額布色布騰巴爾珠爾及軍營大臣等言微不振則已若黨叛徘徊遲延遂致免脫亂弭安能待誓警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一勇士之力

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藁街甯道首明懸

西師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闊始緣趁機動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碁忌屢易欲罷又未能永言誌顛末皇祖征朔漠卽此厄魯特三番整六師狼羣始窘迫策妄退守巢于以延喙息取誠素賊子惟命無敢逆

厥後漸滋饒遂復劫西域

策妄阿拉布岱達其祚力勢漸強橫誘拉藏汗以女妻其長子丹噶爾拉藏汗大肆劫略我師至西藏其長帥大策零敦多卜始引師歸集大策零敦多卜

即今達瓦齊之祖
策妄族兄終康熙年間蓋未止兵革

皇考闡

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輶勝敗互

軒轅

雍正年間西北兩路駐兵賊以送還羅布藏丹津爲名又僉西帥入覲切責西路馬革因藉所乘馬力跳梁北路勢甚弱

曰予守

成訓罷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怒勞我衆遠出彼乃邀近功坐拙我物力一曰窺我邊列堠疲戍卒成久心

或懈彼乃逞陵軼知然明告彼以主待其客遠兵既罷征遠成亦

罷撥近邊汝或伺汝遠勞竭蹶噶爾丹策凌聞言乃計紳得失故
曉然求和使來亟來亦弗之拒往厚示恩澤如是終彼身無事皆
寧謚其子曰阿占

即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之乳名

暴虐莫可詰用是失衆心相延爲篡

奪喇嘛達爾濟戕彼位自襲達瓦齊攘之計蓋由撒納

喇嘛達爾濟既纂河

借阿木爾撒納奔哈薩克藉其聲援復篡喇嘛達爾濟皆爲之謀盡蓋欲自取也

綽羅澌汗族達瓦齊一脉阿睦爾撒納輝

特別枝葉時慮衆鮮從以此綏旋設終不忘伊犁

伊犁蓋四衛拉特會宗之地也

煽亂事

狡譖達瓦齊弗甘兵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

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恩禡及已牛所部來降

避禍

來投闕撒納旋亦歸寵遇廁班列熟籌如許衆雜居喀爾喀如狼

入羊羣幾不遭咥嘯就其力請師毋寧授之鉞

阿睦爾撒納歸命乞師候思機既可乘而新降多人若歸處我喀爾喀之

地終非良策故定議出師遂命阿睦爾撒納副將軍班第以往

國家全盛時出帑儲胥挈曾弗加賦徭更未廢賑

恤八旗及索倫勁旅多英傑其心盡忠篤其技善撤振那如杜甫

詩慘惻新婚別乙亥我出師一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庶以慰

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瞥留語啖衆狙倡亂動干戈致我二

臣捐驛路肆唐突

阿逆濟善異謀於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時即流言骨衆黨惡之徒倉卒移動班第鄂各同時致命疆場賊衆紛紛西出竊占伊犁截斷臺路

羣言益蜩

塘無怪懦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師重討叛所向復無敵一二畏首尾乃致賊兔脫

大兵復進前徒倒戈阿逆衆叛說離成擒在邇乃因將軍策
楞參贊玉保等不和又無克敵致果之略阿逆得以亡命

申命

事窮追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得命乞

哈薩克汗阿布寶始意欲留阿薩爾

度力不能支因遣使諭辭稱哈薩克衆即各還獻阿逆固其汗阿布寶未到乞暫緩師適以策榜獲罪命達爾鼐阿將兵前往我兵以逆賊在目前爭欲進逼而達爾鼐阿以爲天朝當示以大義彼既請歡不宜加師力阻衆兵徘徊瞻望而賊得以乘載遠屬矣

宰桑勤王者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心旋師反友忽

時呢噶哈薩克錫拉曾以受職從征見達爾鼐阿爲

賊所賣笑其無施自哈薩克還復生機計與巴雅爾莽噶里克等密謀搆亂以害將軍和起計賺我和起奮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接

將軍兆惠以遞軍還駐伊犁聞呢噶等作亂整師東旋中途屢

城丁丑重問罪值彼互

殘殺因緣撒納歸遇我竄倉猝

諸將分守北兩路直指伊犁准時札納噶爾卜殺其叔納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衆信又爲台吉達瓦所殺而獻首軍門時阿薩爾撒納復自哈薩克逃回伊犁

衆爭長突遇我師逃遁跡也富德蹕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

羅刹

富德追阿薩爾撒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臣貢馬且督擒賊自知不能免乃奔俄羅斯俄羅斯一名羅又或曰羅刹

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

索或曰捐伊犁築室謀紛汨北荒守和議冥誅致賊骨伊犁倡亂

流大半就擒訖初議衆建候爲撫四衛拉二十一昂吉公屬掄閻

閻

準噶爾厄特又名四衛拉特部內有額爾齊斯特和額特部爾伯四族各領其衆而額爾齊斯爲長噶爾丹策凌時設二十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稱也爲其汗公屬達瓦齊既執歸東歸於四部落各封一汗而二十四昂吉則歸之公屬如八旗環古

仍擇其善族
宰桑覃長之是予奉

天道好生體

造物詎知彼孽深歷世不可活以其狙詐類誠如向所畫每歲費豢養終亦背恩蔑是傷我脂膏而育彼羽翼不如反之速掃蕩今將潔禊猶肆惡流三氏淪亡歇

噶爾藏多爾濟破殺綽噶斯族參滅無幾噶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遭

巴里坤外餘都爾伯特始終守臣節所以至今存耕牧安織殖其甘

一宰桑非誅卽病歿不善降百殃此理愈昭晰謂禍乃成福致得

每於失幸以免衆議孰非

鴻佑錫設使司事者惟明更勇決萬全盡美善詎有小差跌都大承平久軍旅誰經歷益因警宴安求全肯過刻先是花門類雜種曰回鶻久屬準噶爾供役納絅結羈縻其和卓

噶爾呼策凌先以兵威迫使回人執昂吉下而役使之

籠絡其臣妾我師定伊犁乃得釋縲紲我將縱之歸撫

衆許朝謁

和卓初聞大兵西伐懼甚惶惑聽恭順我將

軍班等因縱還故土確撫收其衆納附執役

肉骨生死恩感應久不輟報德乃以怨轉面凶謀黠我將所遣使百人遇害劇

和卓歸故城後我將軍等差副都統阿敏道率百人往會盟而彼乃設計

謹行
戒書

是皆奉上命守義遭梟兀苟不報其讐何以勵忠赤厄魯今蕩平回部餘波叢徒以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賈勇誠易登傷衆非所悅中夜披軍書萬里遙籌策窮荒信安用弦上矢難遏志因繼兩朝變豈防一切

蒼靈賴有成浮論甯祛惑開邊竟無已自問多慙德但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諱

卽事

厄魯蕩平回部連止戈畢竟是何年固緣弦上矢必發終愧階前羽舞旋勃律正聞踵來接堅昆仁待首誅駢山莊行慶暇奚念念到庫車阿那邊

駐行營

今年獵場向迤東崖口外卽行營駐曉涼羣已換旗冠背指離宮猶驛路輕騎得進圍界漸遠村莊多野趣四十八家率獵騎橐鞬供役咸來赴牛牟駝圓滿谷中乳餅馬漚隨意酤厄魯驚嘆有

如是伊犁較此難言富山莊幾日陪宴賞宮室衣冠非所諭古來
北部輕南朝今日歸新原勝故我聞此語心爲怡延美孰非

祖烈貽共繕紳士議兵革與介胄士談書詩以水投石昔所譽柄
鑿弗入共奚疑習勞繩

武益勤懇一家中外綿不基

仲冬南苑大閱紀事

廿年一舉甯爲數

乾隆己未大閱
至今滿廿年矣

周禮分明節候論便設軍容示西域

時哈薩克

布魯特塔林罕回人等皆令預觀仁看露布靖堅昆

喜日盼將軍兆惠
好齊以暇千墉既正還

奇萬礮喧風日晴和士挾纊非予恩也總

天恩

苦衷

苦衷早已賦西師孰謂頑回尙守持當俎刀操終必割在弦矢發
可容遲獨慚

天與人歸會竟致窮兵黷武噬師直理長觀事定目前浮論付憑

伊

題輿地圖

括地多年仰

聖猷

輿地圖自康熙年間，皇帝人乘博詣各部群臣，而後定有不能身居其地者，必周諮博訪而後裁之。既成寫以銅版，鑄就永久。

覈真今復遠渠搜

上年平定準噶爾逆

西諸部悉入版圖，因命都御史阿國宗率西洋人由西北兩路分道至

郭扎測量星度占候節氣詳測其山川險易道里遠近繪圖一如舊制，

閂

謗敢類參軍註阨塞應同

主吏收益切觀光周誥凜匪關鑿空

上漢臣求字安歲美吾恒願

望獨甯當意更留

再題輿地圖疊前韻

敢云擴地藏

前猷偃偃伯從茲罷勦搜厄魯馬牛無一牧筠冲屯堡並全收

乾隆乙亥
平定準噶爾

所諸部既命何國宗等分道測量載入輿圖。己卯諸回部悉據復遣明安圖等前往按地以次釐定上占辰朔下列職方備繪前圖永垂不朽。本朝文軌期同奉昧谷寒暄

重去聲細求無外皇清王道坦披圖奔葉慎貽留

新疆圖志卷十二

天章三

元旦試筆

祥啟屠維胃茆駢青陽一律偏三千歲開

天紀欣迎祚月建王正勵體乾磬管韶英宣太簇衣冠鴛鸞廁于

闡

時賜漢咱把爾
公品級官服

諸軍昨報平安信實沐恩禧意倍虔

將軍兆惠等與賊固相持昨據伊犁

西和卓木欲議和而我將軍不允此際好熱德已領兵進拔計日可到餘糧之境實賴天祐也

鳴鞠陵初旭耀晨鳴土爰稼穡資豐稔木盛春陽肇發生南北東

西共文軌京垓億兆願康平金川耆定溯前已

平定金川乃符年今歲又逢己未
奉聖朝之已順遂武威之慶仁

叶貞符聽凱聲

降旨免陝甘兩省正供並積欠詩以紀事

西海有征師卒未得息事屈指軍興來屆今凡四歲準夷則蕩平
逆回尙稽繫國威屬觀瞻欲罷焉能置厚集我軍容益勵我士志
乘春期一舉永靖遐荒謐

叶蕭涼近接邊輶運最勞勤連年免正

供預豁庚辰遠復思陝連甘豈無所波及
叶體察將並寬降旨付連帥其餘雜欠項概免大施惠肯因討小醜而傷我元氣申命良有司推行俾均被

新正瀛臺小宴御前藩王大臣及漢咱吧爾

運斗屠維單閼迴順時行慶合瀛臺千羣尙可冰嬉試三接都教春宴陪屏翰何妨廁蕙嶺歡娛齊說到雲來鵠場晴靄因觀射是日發十
五矢中十三箭外夷唯宜其貢厚至尤當示之以射獵之事彼更樂亦長服

示遠寧徒好樂哉

故大學士黃廷桂輓辭

華燈廣樂正陳時扼覽驚聞辰尾騎

慈慶朝儀難並輟強酬節物淚雙垂

屈指軍興逮五年儲胥事事合機先

凡軍需事宜有朕先時規畫而傳諭批示甘肅向未奉到者及郵遞至無不適相合照

宣惟

良弼蒼生福痛惜摧心敢問天

馬利軍行粟賑民彌留兩事尙諄諄

務籌辦未竟爲恤贍來難傷不忍終幅

鞠躬盡瘁今誠已葛亮而來此一人

運籌力疾尙勞心驛館誰爲下鵠鍼

時以督辦軍需赴涼州畢抱疴日劇猶勉力視事邊地素少良醫經布政使特折奏聞即命調補安寧御醫前往診

治甫行而惡耗達至易勝慟悼賜賄聘行將歸故里椒漿寫痛定親臨

封疆歷三十餘年公正廉明衆共傳

皇考時臣所餘幾鼻酸然復思愀然

降旨加賑甘省被災州縣詩以紀事

有序

甘涼爲西陲孔道土瘠而風醇其民受直執公旬惟謹給復蠲逋之詔歲既數下其偏隅以薄寢告者廩餉優卹訖於夏五顧念時未登秋節方屆閏心有慄焉申命貸之牛種仍予展賑三月庶幾綏我蒼赤資彼青黃卽事據懷以當咨牧

涼肅窮邊未鮮逢溫飽家何當運餉苦更抱被災嗟討逆非容已思艱詎有涯豁征明歲預繼賑到秋賒不奢寧無奢雖加再可加所希歌載戢萬戶樂休嘉

述懷

勤遠非本意乘時賴

天佑予曰有禦侮予曰有奔走準夷永蕩平敢謝武德茂資緣討
逆回戰勝頻捷奏重賞實未惜神勇亦屢遭逼巢堅城下強努致
逗遛羽檄繼進軍重圍急援救夾攻士氣張况當疊破寇肉薄豈
不易傷衆予心疚以此令稍戢齊力圖其後惟是閱時久待秋乃
功就枕戈衆効忠擊鼓吾哀鬪焦勞分所當萬方均在宥厪彼此
詎忘乾惕惟益懋

賜將軍兆惠書扇

火嶺炎蒸劇將軍未解鞍國威揚萬里臣節率三單贈獎赤心篤
持同白羽看黃香思漫引存問悉平安

兆惠母年高時遣人存問

賜副將軍富德書扇

師進和闐路擣盧事夾攻恩威僕儻識甘苦伍偏同推解厪予念
馳驅勵汝忠蹇頭題句贈回部播英風

軍書

軍書清曉到兩回城已定

葉爾光喀什噶爾兩大城其兩城所屬小城更以十數計皆已傳檄而定

賦役及建置惟將軍

所令

將軍兆惠等既收撫回中諸城諱的定賦役噶爾丹策凌時繳收之數分別開列有差并定派廝班用天朝年號分以城名開字附之於背其建置官屬自三品至五六品群系職掌名目則各錄其舊俱存如所謂行

逋逃雖有掣捨而來相迎詢以所去方乃無可投境

拉安集延既稱爲魯特劫掠繼又得拔達克山伯克圖信以往投人衆其地必不能容二曾不得已暫居附近之塔營嗎地方或就後竄入塞爾古爾土城苟延殘喘計大兵一經圍壓可以立就俘獲矣

運騎遮其前

大軍逐以競此舉或成余載戢載橐誅佳兵詎得已討逆惟義勝
藉衆集大勳盟獨欽

天命

元正太和殿作歌

晨參晝食肅朝儀正殿春融赤羽旗考夏宗周原舊典夏球舞篇

迓新禧十年一舉甯爲數

正殿朝會樂舞共然卒不舉行庚午以平定金川又缺四句之數故一界行茲而節武政祭服也却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有魯特舊臣入貢者僅五句

大慶故令萬國來同倍切寅吏治民生履宵旰問方詎止藉斯時

祥光瑞葉玉樓棲慶恰占年景福禔舊定不期休歡克安和惟是

治羣黎漫陳漢殿魚跳水却聽天方風奏西

吟詩兆惠自某清光持圖都總奏捷追至國令於大體所陳之都未始之其事有

大小鼓鑼管絃琴梓之屬其後有制備處及承疋轉轂之屬

簪筆誰成元會賦持盈廳悉敬彌躋
降旨免各省辛巳年正供詩以紀事

邊省民風淳是予亟嘉眷師旅所由經能無勞郡縣連歲免正供
給直酬輸轉遇災仍賑卹閭閻期惠遍卽今縱武成休養甯當緩
叶初春頒涣汗惠心勿問吉助陽實政見

邇日

武成歌振旅長途歸凱軍氾勝占三白積玉遍塍鱗邇日更有喜
次第奏章聞王畿固普被河南北亦均於東遠登萊於西則晉秦
江浙及荆襄盈尺報鋪銀深消遺蝗種淨蠲癟氣氛兵後不易值
何修沐

天恩敬勤惟益匪遑敢忽笑嘵休養恢恆願額慶同吾民

御午門受俘馘

函首霍占來月筆傾心素坦歎天閭理官淑問甯須訛驃踰窮追
實可藏西海永清武保定午門三御典昭詳從今更願無斯事休
養吾民共樂康

瀛臺曲宴外藩

仙臺曲宴荅韶年舊典惟遵憇懃聯北漠戶庭真密邇西瀛裘帕

許參連

聖古王公等朝正來者賜以曲安歲以爲常今歲並令回部來使入席且奏回樂

兜離歌與任儻舞拔達山將安集延

近悅遠來寧易易側身基命益乾乾

新正恭奉

皇太后幸圓明園卽事

西山積素喜迎人今歲韶春果是春旅旅三軍前後接天朝使者
到來頻時諸部並遣陪臣入觀安集延使陀克塔噶特等拔達克山使額穆爾伯克等已先後與宴而布魯特所遣西拉噶斯等亦即日抵京迷疏率與光明耀勞徠猶宜燕衎串略得對時博

慈豫

壽徵福履自駢臻

上元前二日萬壽山賜親藩及諸回部宴詩以紀事

萬壽山光隔歲看初韶行慶駐鳴鑾朱琴饌鳳調伶使翠釜供羊出大官詩熟蔡襄詠嘉祐節同景德宴蒲端何期戎索茲開拓敬保金甌永久安

上元夕恭奉

皇太后觀燈火

樓頭歲歲奉

慈娛今歲

慈娛勝且殊樂聽侏離復儕侏舞看跳劍與都蘆明燈忽綴千珠
綱翠火全張

萬壽圖所喜

萱階紓念切敢誇蒲海奏功膚

燕九日作

七日燈宵一日餘自十三日放燈至十九日收燈共七日 樓西婪景醺渠宵纏頭羣喜瞻天表

挺臂何妨挽月虛

是日令肆馬上講技畢復親率近侍諸藩較射命矢疊中俾回使觀之蓋外夷所重儀武燈宵百戲彼雖愛觀不至如此驚服也

慶節發陽原

典故騰輝吐焰尙龍魚新年百務咸亨順爲

去

是矜矜益凜予

太液池泛舟卽事

錫宴花門備禮容乘閒蓬島泛游龍

舟

仍攜帕首俾同樂所喜葵

心總致恭春水生來蘭葉細霽烟低處柳條濃西瀛試問爲何若
道是奚如天上逢半月韶光爾許殊冰消漭汎水平湖更逢雨霽

祥暉候可喚仙遊碧海圖理趣鳶飛復魚躍生機白芷與青蒲對時懷遠胥和順益懷虧盈奉化樞

恭謁 孝陵

隔歲我來東

珠丘敬告功衣冠天浩渺松柏歲青葱凡此封疆拓永維庇蔭蒙
盡臣皆努力幸與創時同

恭謁 景陵

西域已班師

東陵展祀宜闢疆二萬里奏績五年期默默深叨佑悽悽更益悲
敢云成

祖志

祖志注今斯

二月廿一日恭謁

泰陵啟蹕疊乙亥韻紀事

東歸既藏

新編

天章三

五

祀西來緣上

陵啟蹕疊舊韻往事迴憶生

舊作有命歸冥西極有事告二陵之句

逆者畢掃穴順者胥來

庭展謁叩

默佑首頓駐翠旌拓疆萬餘里告功五易星郊勞循

祖典卽看舉回程

將以二十六日告功禮成旋率黃新莊時將軍參贊大臣凱旋至郊謁於靈

將軍兆惠富德差乾清門侍衛來請安詩以賜之

數年萬里未爲遙遙在將逢隔五朝却爲勞僕待旋蹕

時將軍等凱旋近郊擬以二十七日上

陵回程具盛迎勞如三秋念轉無聊

恭謁 泰陵

質明峯樹辨

陵園趨謁

松宮冠劍存敢曰

志成蕩鹽澤亦云功定靖花門凡茲萬里遐宣武總荷
九天點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

鼎湖迴憶痛難言

二月二十七日郊勞出征將軍兆惠富德及諸將士禮成紀事

京縣郊南親勞車

圍壇陳辭謝成勳出師本意聊嘗試

西陲之役始於厄得特堵台吉率衆欺附靖兵甚力我等試用略收其地以撫之故祠祭命將之典旋未舉行道具乙亥告成碑記茲準次既

特計固其地以撫之故祠祭命將之典旋未舉行道具乙亥告成碑記茲準次既平而回中蘇部以次被定實荷

上蒼

宗社鴻庥非敢謂先時道略及此也

奏凱今朝備禮文釋甲

弢戈罷征伐識功行賞策忠勤膝前抱見詢歷經

國朝舊制凡出征將領功成還

者行抱膝見禮以示優異今

行即追一瞬五年戚以欣同心萬里那喚遠畢竟歡言賦采薇勇將歸來兼福將載衣著得解戎衣漫稱偃武修文日恐卽嬉文恬武譏飲至寧誇暢和樂持盈益勵慎幾微

三月朔日御殿定邊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等率成功諸將士朝謁詩以紀事

黃麾簇仗正衙排奏凱來朝樂孔皆脫劍釋冰搖玉佩卷班接隊叩金階幸逢耆定干戈戢况值熙和風日佳范士焚言予敢忘懦矜保泰是長懷

新編國朝文獻卷一百一十一
上巳日凱宴成功諸將士

有序

筵開飲至剛逢祓禊之辰苑啟瀛臺恰奏濛瀛之績於時上公晉聲青郊解甲初還蕃長敷茵黃幄纏頭列侍官懸陳百部將回中樂府齊登錫爵徧三巡以閣上圖形爲次詎因詔挾纊投醪之惠期得抒推心造膝之忱且食刀闌璧偕來包匱宜酬其効順而紫綺朱提並寶簽名合第彼成勞從茲凱宴遐宣足使

來天堂知樂是用寅承永切毋忘月軀依光非矜七德升歌爰藉

八章紀實

出勞嘉勳歲禮旋昇平凱宴液池瑞闢疆掃逆誠資衆助順成功總賴

天策績林林恩予厚詢勞一一命來前寧惟云不重生望祇覺迴思越悚然

日麗風和春未深獎庸備禮有壬林試看偃伯靈臺上詎數流觴曲水潯命預綺筵排伯克也陳夷樂奏任禁笑聆蜀伎無情者那

覺西悲動乃心

圓幕高張榆柳垂犒筵喜值禊修時策勳含爵竟今日鬯武書常允不期誰擬語溪泐崖頌我歌靈夏出車詩紫光將畫凌烟像

大功自元臣及注事無軍多曾然誓較領諸臣

第其勤績懋著者命工織形狀光耀以榮獎勵

穆棣同叨

乾貺貽

成功將士錦衣旋日月光輝軍氣鍔藉我虎臣典宿衛笑他杯酒解兵權

將軍先祖嗣將軍萬德既以綏肅晉寧切命爲御前佩侍衛大臣宋萬禮橫術駕馭夙所鄙故慮及之

八旗子弟心如石萬禮國朝龍

荷

天宣看滄歛猶未愈

三等侍衛轉克圖巴圖魯恩特拉勇過人臨陣不避篤篤今預宴賜酒時撫其額傷猶未痊復爲之慨然

能無一體痛癢連

柳舒花放正良辰上日前期福履申

三月三日爲上己然

是日始戊申故云

卸甲羲弓盡鳬藻

回晴豐額集魚鱗千秋難遇太平宴百戰歸來義勇身獨憶儲胥

宣力者

故大學士黃廷桂綜理軍備調遣諸務確殲忠勦未及武成法弘長逝故前賜詩有奪我寶臣矣太廟不收留看凱歌邇之句

凱回未見惜斯人

敦瓜烝栗允堪憐二萬何期竟拓邊遠愧周王興六月遲過殷帝克三年依楊霏雪凡經幾立幟登弧盡陷堅此日征夫眞邇止皇

州春滿七條絃

拔建山人獻誠歸三軍飲至藹晴暉勞心幸我紓宵旰公道憑伊論是非紫綺朱提頌渥澤前歌後舞迓鴻機歡來憶不同來者

軍興來以

我大臣將弁等咸以憂心自奮其間有遇阿達之叛如將軍公班第參贊伯鄂容安遇噶爾藏多爾濟等之叛如東夏將軍和起面追色楞之逃者如副都統唐喀祿庫瑟汝拉斯噶凌之詐者如都統滿福至遇圖會和卓木之叛如副都統阿敏達爾津統領鄂

齊朝都統三格侍衛特通領總兵高天喜而奉命在途猝遇亂賊如將軍伯那木札爾參贊侍郎三泰其巴圖魯侍衛中之奇徹布巴寧阿寧古禮噶爾端額爾圖等並能以死衛事表節捐軀樂加恩授子旌號而當功成厥至時遇念義烈炳然尤不勝雲梯云

勞爵手持淚暗揮

芳節延禧淑氣清樸歌聲是凱歌聲元戎允合躬成袞勇校均敎手賜觥藉衆力茲疆地戒勅予心永奉

天行從來悟得受哲理虔輩流謙慎捧盈

射八韻

序

門啟賢良掄材式資觀德階陳蕃部肆武兼示柔遐爰循聽政常程庶恢依光夙願耦聯十五子臣之鵠並張雋獲豐雙齊夏之規胥叶以身先爲則詎詡穿堅扎七重俾目擊而存共喜待長楊百步將告成功而匪懈益遵

先制以彌勤華林百戲異慶文差不負春固日永璧上一觀同
壯志鎖毋忘朔寒風清

勅幾協九經量職授明廷志敢懈書定治惟求永寧大蒙胥列侍
中國式儀型繁弱月觀魄四候星寫形龍音鳴未已鵠影落無停
擅巧非誇已綏遐所適丁由來重弓矢庶以嘒聲靈赫濯於昭在
欽惟

懿訓聽

駐防葉爾差大臣阿里袞等奏報諸回城於三月下旬得雨詩
以誌慰諸回城既隸版圖人忻復業駐防大臣循行勸墾挿蒔
方興而三月二十二日雨晝夜甘霖大沛葉爾差喀什
噶爾和闐洋阿雜爾同時霑渥回人忭舞款告詫爲希有阿里
袞等以聞回湟古稱艱澤之鄉比歲復苦逆曾蹂茲獲

天仁降鑒槁壤頓蘇視前此師行瀚磧嘉澍應時均深感荷因

欽

鴻貺載紀長言

葱嶺火州致銀兩一犁

天澤沛今春灌田不藉穿渠力利穡都欣纏首入校尉方將設戊
己神農未始禱庚幸遙遙萬里祈年望敢詣休徵益敬寅

八月十八日恭奉 皇太后木蘭行園啟蹕之作

每歲金秋舉獵苗悠悠旌旆馬蕭蕭承歡內外都無間繩

武觀揚亦孔昭示法子孫從啟蹕

今年蒙古歸賓客以祝萬壽來京者衆即由此扈駕而行

新携回部鶻師赤

回部霍集斯等皆令隨圍後中放鳴鶻者謂之鶻師赤如元史稱司屬者謂之鶻保赤之類

高處興

安試放雕

雕鷹宜於高處就下放之滿洲蒙古以此爲重云

九月朔日作

秋季惟朔旦塞圍第一場千山歛雲氣萬樹絢晴光迥映鴻網合

深溪魚貫長咸賓逮回部

入關之都爾伯特與王塔凌烏巴什等向會預謀塞回共回部合長雲集斯伯克王什克伯等以期歸居京師並易號荷紫綸則自今歲始云矣執

役有名王

舊扎薩克王公台吉等率所部蒙古隨圖執役意以爲常

先切詰戎寓意良憲當憚幾務獵罷閱封章

塞宴四事

詐馬

詐馬爲蒙古舊俗今漢語俗所謂跑等者也然元人所云詐馬實咱馬之誤蒙古語謂掌食之人爲咱馬蓋呈馬戲之後則治筵以賜食耳所云只孫乃馬之毛卽今蒙古語所謂積蘇者是亦屬魚魯茲扎薩克於進宴時擇名馬數百列二十里外結束鬢尾去羈韁馳用幼童皆取其輕捷致遠以鎗聲爲節遞施傳響則衆騎齊騁驅駛山谷騰躍爭先不踰晷刻而達掄其先至者三十六騎擾寶有差所以柔遠人講武事也

名王詐馬存遺風獻筵備陳表敬恭廿里以外列駿駿置郵傳命聽發蹤宣敎施銃星火紅連聲遞令頃刻通砰磕萬雷忽落空翻若驚鴻逸若龍雲屯飈歛倒呂洪旁唐閃霍復春容振林駭谷躡昇巒平沙草軟淨墻墻缺驥束尾綰其鬚輕方致速騎以童捷足獨出傑且雄選三十六惟良駒按第行賞務從豐只孫古俗想像

中和樂還因寓詰戎

什榜

什榜蒙古樂名用以侑食今俗所謂十番或因此楊萬里詩有全番長笛橫腰鼓一曲春風出塞聲之句蓋樂曲名番本塞外語而傳譏耳其器則篩管箏琶絃阮火不思之類將進酒輒於筵前鞠曆奏之鼓喉而歌龢羅赴節有太古之遺音焉

平原擇向圓幕張酪酥乳酒湘黃羊名王捧觴起上壽較漢公卿禮數詳渾撥四火不思曲長朔管如鞭吹鳴羽發徵氣內運叩角動商響外披初奏君馬黃大海之水不可量繼作善哉行無貳無虞式穀友朋誰云漠無占絕勝鄭衛爲新聲我惟中外一家用聯上下情亦不侈談有虞氏四裔之樂舞於庭

相撲

相撲之戲蒙古所最重筵宴時必陳之國朝亦以是練習健士謂之布庫蒙古語謂之布克脫帽短襍兩兩相角以博蹄仆地

決勝負勝者勞以卮酒厄魯特則袒裼而漢雖蹶不釋必控首屈肩至地乃爲勝彼嘉其壯賜之羊羶臂則拱探掬顧盼嗟吞聲若飲歎其舊俗如此因以示惠云

健兒搘袖短後衣席前相撲呈雄嬉掉拖拘拉矜持撲跼蹠踢
蹠且跼乘間伺怠出以奇恧然蹠蹶力不支勝者賜酒跽飲之別
有厄魯均新附其撲法乃異舊部露身赤脚惟著袴撤振跳踔空
拳赴失計忽仆伏地據騰跳翻作康王跨兩肩著地領倒豎方得
謂之決勝負勝者揚揚意實歡負者反求微覲顏宣傳典屬呼來
前上方肥羊出厨盤長載碩臙如舉山匕箸不設俾恣餐誰識不
足君所言快哉大嚼眞壯觀豈對屠門空望懸跪振雙臂攫相搏
右哆左喻直下咽倏似長鯨吸百川意氣自若殊昂軒均令染指
果腹便小哉食肥張齊賢是蓋衛拉衆俗傳示恩獎勇一試旃食
罷命前面詢焉弗茲食者閱十年

據云準噶爾自喇嘛達爾札撲掌以來日就凋敝不得如此他啖者十年於茲矣

教號

教駢攻駒周禮雖載然後世僅知攻駒而不能教駢蒙古則熟習其法謂之騎額爾敏達駢馬三歲以上曰達駢額爾敏則未施鞍勒者也每歲扎薩克於所部驅生馬多羣至宴所散逸原野諸王公子弟雄傑者執長竿馳繫之加以羈繩始則怒騁駢趨或豨突人立嘶囁雷殷駄者騰趨而上控掣自如須臾調良率得名馬

二歲爲駒不勝鞍三歲爲駢始堪教夏官廩人早失傳未若朔漠存古調扎薩戲宴必備觀分羣別色陳平原氈廬賜食較撲罷鞍
轡一覽同名藩名藩子弟皆吉服上馬執竿好結束取生馬者必馳騎逐之以繩帶等女竿繫革韁其上以爲控俗名套馬竿歐來萬錦歛披前光采陸離紛奪目薄言駉者有驕皇駢駢驅駢與駢黃繫之維之取傑鰲紲絆未及先跳梁乾草飲水本天性驕幹乍拘自覺病驚軼狂擲詎能無處之以暇力勝牽來蹀躞人爭騎驀跨那待羈馴施擢足軒立忽落地翻身騰鶻捷於飛盡態極變不可狀駢突雄驅若飄浪毛龍逸虎旋就駉人有餘

閒據馬上馳甯驛供耳目娛駢驥驥耳中掄諸憑閱考牧悟至理
不教而成事所無

木蘭迴蹕至避暑山莊

鹿期促駕駐兩日塞上行圍倏又迴美士如斯可漫去遠人爾許
况攜來

時回部都王索噶斯克伯等自京隨駕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烏巴什等以入疆從秋葉而哈薩克塔臣都勒特等亦赴木蘭朝謁既命觀閱並膳至山莊餉宴

從容宴樂應教預假借清涼得久陪繩

武惠遐綿奕葉山莊嘉兆自天開

射

射是朝家夙所長承平遊豫那宜妄攜來新附控弦部駐此當年
避暑莊親御矢弧聯示度數班幣帛用旌良樹俟疊中休稱頌

是日營射

二十七中十之九破的者六及易小罰復連中者敬異

敬仰

前猷敢不饗

萬樹園賜宴卽席得句

小陽春旭暖溫暾今日筵開萬樹園屈膝捧觴遠鹽澤纏頭式禮

廁花門固部郡王霍集斯伯克等及哈森克陪臣威爾莫

敢云一已承

先烈或可千秋示後昆坐有鍼銬如舊僕偏稱兩度沐深恩

第幾烏巴什等以甲

戊夏入觀會賓賀於此今入蘇札薩克之列賜坐

萬樹園觀燈火

嚴風傍晚淨魚鱗東望錘峯挂壁輪塞卽京華林卽上燈原嘉夜月原春千枝蠟風燃銀樹百道星虹落玉津義寓光明輝召爽甯云誇示遠來人

弄藏西師俘獲軍器於紫光閣應詩以誌事

育庫

幕庭收絕域運翌風雲臺閣應中台兼將相軍儲森列旗常已炳上方陣獲便蕃仗械胥登武庫甲函青瑣得自前驅脫胄之時鎗委綠沈出諸後隊伏弢之會貫矢詎來肅慎應知貳負先僵佩刀疑壓赫連早識溫禺久釁掃蚩尤之長彗還帶龍纓轟尸逐之鋒車曾資鉛彈凡此勳銘百戰無須漂杵矜奇方當

績著九功用藉包戈紀實云爾

高閣巍巍表盡忠孝藏俘獲類從同戢干橐矢肆時夏奪鎧奉旗
甲簡
於其上以茲永久

之類與所遺者各存一善吾惟憶莫窮

武成殿作

紫光閣後殿因額武成名千載丹青貌五年宵旰情被天恩獨厚
茲衆力斯誠那更生餘望廻思幸以驚

紫光閣寫功臣像及諸戰圖畢集讌燕落成爰賦六韻仍疊四章

有序

勳標偃伯烟銷濛汜之氛蹟炳圖形雲擁趨陂之勝時則掄偉
績而系贊先教褒鄂傳神逮一善亦臚名乃屬鄒枚紀實匪詡
天經地緯恰符五數之重眞逾漢史唐書能觀百賢之萃且聚
米狀山川阨塞壁間八陣常存而列星占旌纛飛揚礪裏參旂
盡埽試按昇平王會詎止萬里而遙爲思宵旰軍書何幸五年

式集昨者歸而飲至行觴趁上已良辰茲焉落以慶成展席繼
先庚嘉宴凡在股肱心膂藉國家翊運多才應知竹帛旂常承
天

祖垂麻永靖維鸞載綏遐有象已被丹青予一人持滿彌殷長
鑄金石

閣就勝朝址

見日下舊聞

圖標昭代勳格慙虞帝羽數過漢時雲

閣中圖功臣像勳績頗著者五

十人朕親選賜殊命備臣擬爲者又五十人視雲臺二十八將不啻倍蓰

天造無私佑諸臣實盡勤五年勞突將此日幸休軍有覺上林表
斯千液水潰落成緣戢武錫宴重擣文

建置惟旌績運籌匪謗勳永期紀勞勸甯爲聲去賞煙雲保大

天垂睅開遐予敢勤帑原出內庫督未命將軍掄武駐冬日

每科武綱試于閩

下校門騎射
慶成臨沼詰戎求

世德

寶訓揭鴻文

恭謂太宗聖祖世宗實深中協代
備慈惠安爲萬世大法者效勑石闕中以昭經訓

伊犁征不戰五月已成勳將謂業安石誰知事幻雲驅馳常暉遠

擘畫不辭勤最恨庫車轍深虞黑水軍

事均見原年詩事

轉旋叨

昊綽仍執竟淮濱始末親籌筆其觀勒壁文

經莊西師前後所製特文於成功端委巡第次第錄集刻石鑄圖示誌實也

衛拉勞

前烈

厄魯特舊詞之四衛拉特

重華與

放勳敢云成不日惟凜望如雲載先

去聲

傳柑宴尤嘉荷戢勤歸春

舞千旅洗雨伏波軍風嬪中和樂冰酥太液濱賡歌鶯鶯侶可以

共論文

紫光閣曲宴外藩並回部詩以誌事

值歲外藩入覲顏新增伯克序年班四方來賀誠非易三接推恩
未可刪筐篚兩廂頌等第魚龍百戲翻班爛西師繪壁思羣力敢
曰折衝尊俎間

戰圖補詠

有聲

西師定功於己卯越七年丙戌戰圖始成因詳詢軍營征戰形勢以及結構丹青有需時日也夫我將士出百死一生爲國宣力賴以有成而使其泯滅無聞朕豈忍爲哉是以紫光閣旣勒有功臣之象而此則各就血戰之地繪其攻堅斫銳斬將搴旗實蹟以旌厥勞而表厥勇爾時披露布已有成詠者卽書之幘間其未經點筆者茲特補詠凡六事禮不云乎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撫是圖也有不啻若彼之感先是宵旰勤勞雖曰神馳於連營列陣之間此則目擊心存竟如指揮諸將士於折衝禦侮之際而痛定之懼予惟益欽

天眷於無窮凜月盈於有永遑敢自謁坐謀伐赫濯而忘兢業哉

鄂壘扎拉圖之戰

丙子冬將軍兆惠聞準噶爾宰桑等煽亂自齊爾哈朗移兵甫至鄂壘扎拉圖突遇達什策凌等賊衆無算因乘其不備夜出

衝殺殲千餘人爾時噶爾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等渠會兵
邀歸路連戰不退兆惠等且守且進適朕所遣圖倫楚等援兵
至并力夾擊賊始解圍遁去我軍全隊迴至巴里坤

以誠馭詐致相輕

阿達夏跡哈薩克努將就緝乃以詔計綏師將軍達爾吉阿不善盡責按兵持獻遠火事會而厄魯特宰桑之從征者既心懶猶帥所爲因復同謀變亂

哈薩纏

迴謫變生戊巳駐營攜少卒

時兆惠爲副將軍駐兵濟爾哈朗所據不過偏師鎮守伊犁等而已并值叛賊坌起因以少卒率全軍而出

煙燄怒

臂阻前程直何畏曲中宵出一可當千衆賊驚竟得全師逢接騎
整軍後入大功成

庫隴癸之戰

庫隴癸附近伊犁我師三入勦賊時叛黨昂克圖塔爾巴等四
宰桑據險藏匿兆惠所率將士纔八十餘人夜進山口鏖戰時
曉霧迷漫布庫圖特克爾得克二宰桑脫身逃去其餘悉被斬
獲時戊寅三月十六日也

威弧有事射天狼三穴窮追那許藏挺險賊人雖鼠竄擣虛土氣
正鷹揚五更直襲屯營寨兩騎先收牧馬羊

兆惠於營險攻賊時分遣侍衛扎延保設誠厄魯特達什申楞二人收其牧羣以故

城不
能勝

通古魯思克之戰

霍集占兄弟負恩各據城反將軍兆惠既定庫車烏什等遂直抵葉爾羌薄城南賊衆馬步二萬餘兆惠所領兵不過三千率以渡黑水河者纔五百騎迎敵血戰適喀什噶爾賊黨後至我軍遂結營固守經冬涉春己卯正月援兵繼進克敵奏功故繪通古魯思克之戰以紀攻伐葉爾羌回城初交遇險之始事云兩回曾昔困莎車得地忘恩應去剪除赤翟蜂屯助白翟僑如狼顧庇榮如渡河騎卒五百耳背郭賊將二萬餘守壘竟同援兵進

時副將軍富德奉命領兵在道因命速追赴援而參贊大臣阿里袞所辦巴里坤馬亦刻那至軍營途大敗賊人兆惠等全軍已出然計我師扼塞守險已及百日矣

忠誠迴憶益歎歎

霍斯庫魯克之戰

逆酋因葉爾羌喀什噶爾既破失其巢窟悉衆逃竄參贊大臣公明瑞於閏六月十五日選兵邀截偵知兩酋暫息塞爾古勒是地爲去拔達克山安集延兩處之要路時二酋欲赴拔達克

山而賊之衆伯克悉力窮追至霍斯庫魯克賊避其輜重婦子以六千人登山成列我軍先至者九百騎卽奮勇仰攻轉戰三時斬馘數百俘其男婦駝馬遂轉向拔達克山一路而逃明瑞仍督兵追蹤後會富將軍副德等軍有阿爾楚爾伊西洱庫爾淖爾等處之戰

回城既定進追兜雙耳山前竄跡逢回語霍斯庫魯
克者華音雙耳賊已六千橫據領兵
纔九百仰攻峯遙回安集延逃路直躡拔達平山去踪將卒同心
奮敵愾千秋國史勒勳庸

阿爾楚爾之戰

二酋於霍斯庫魯克爲明瑞所創懼我師勇銳難當設伏於阿爾楚爾兩山峯頂以待我師時富德明瑞等軍皆合諸大臣集議衆寡相殊彼又先據險要非整旅結陣難出萬全以健銳營火器當其中堅更張兩翼設奇兵統計以三千人之衆克敵致果所傷者一卒殺賊至千餘人陣斬其大伯克數十始拔踵逃

竇急追蹤之遂及之於伊西洱庫爾淖爾

霍斯庫魯遁餘魂合旅窮追至水源蕃部覲王隨契苾

時布魯特曾隨軍爲嚮導

旗

軍勵志定堅昆蚩尤所恃依重險風后宛同握八門健銳營兵精

火器雪山倏作陸渾原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

我師乘勝追賊七月十一日抵伊西洱庫爾賊復據山阻水此地山高石危淖爾緣邊僅容單騎大和卓木波羅泥都先據山嶺爲往拔達克山之計小和卓木霍集占以衆賊阻絕淖爾隘口與我對敵我兵分布攻擊堅纛招降賊衆跳崖勾命阻水者蹂躪於泥中霍集占止之不能遂奪馬繞山會其兄遁往拔達克山我軍壓其境索取賊魁自是之後兵不血刃矣

三交三勝武貌雄

霍斯庫魯克阿爾楚爾及此凡三戰皆以少勝衆

黠鼠徒嗟五技窮一綫汎溪進魚

貫千尋列嶂突兀叢遊魂釜底雖潛脫馳檄天邊竟定功虜事追恩璫事懷持盈永以勵深衷